



铁

血

柔

情

泪

(台湾) 独孤红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126.8
198-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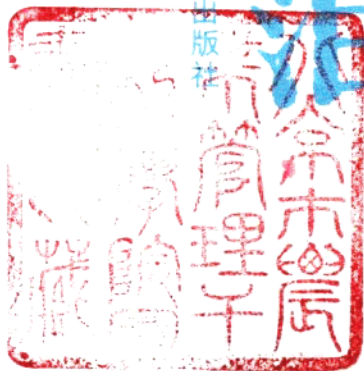
台湾·独孤红著

铁血柔情泪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农干院 B0038334

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惊世骇俗的长篇武侠小说。

明代中叶，宦官刘瑾专权，对下残害忠良，鱼肉百姓，对上欺君藏奸，密谋篡位称帝。华剑英英武潇洒，身怀盖世绝技，为除奸惩恶，只身闯入虎穴，在各路武林高手的帮助下，历尽艰险曲折，几番生死较量，终于拿到了刘瑾谋反的铁证，铲除了当朝这一巨奸。

一个个奇诡异常的篡权阴谋，一个个天衣无缝的反击计划，一串串意想不到的争斗场景，一股股柔情似水的儿情女意，既让你心惊肉跳，又使你情肠万转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征 途	1
第 二 章	虎 穴	80
第 三 章	神勇霸王	104
第 四 章	惺惺相惜	123
第 五 章	密 探	158
第 六 章	东西两厂	191
第 七 章	威震内行厂	238
第 八 章	技服猛护卫	300
第 九 章	内 哄	327
第 十 章	娇俏玲珑	347
第 十 一 章	多情婵娟	390
第 十 二 章	李生兄弟	432
第 十 三 章	美人恩情	469
第 十 四 章	歌伎公主	515
第 十 五 章	手 足	567
第 十 六 章	铁血除奸令	595

第十七章	追 踪.....	633
第十八章	真假公主.....	667
第十九章	重 任.....	716
第二十章	花 招.....	745
第二十一章	散花天女.....	800
第二十二章	情 仇.....	842
第二十三章	疑 云.....	877
第二十四章	反 间.....	917
第二十五章	密室玄虚.....	952
第二十六章	英雄泪.....	979

第一章 征 途

月明，星稀，夜凉如水。

银色的月光下，这座废园寂静、空荡，断壁危垣中，虫鸣阵阵，透着让人心酸的凄凉。

这座宅第不知道是谁家的，看那废弃的亭、台、楼、榭，想必当年有它一时的兴盛辉煌。

而今，只剩下青苔碧瓦堆，只剩下断壁危垣，只剩下筑穴的狐鼠，只剩下满眼的凄迷。

突然，这座废园门口多了个人。

这个人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来的，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来的，反正，他现在确确实实站在了废园门口。

他是个年轻人，充其量只有二十几岁的年轻人，顾长的身材，一袭雪白的长衫，长眉斜飞，凤目金瞳，俊逸，潇洒，英挺，超拔，还有一种令人说不出，但能清晰感觉到的东西。

这种东西，使人有这么一个感觉，普天之下，只他这么一个，再也难找出第二个来。

的确，他就是这么个人。

说他是武夫，他文质彬彬，带着很浓郁的书卷气。

说他是文士，他英挺超拔，却又有一种逼人的英武之气。

再看他的相貌，他的身材，从头到脚的每一寸，任何人只要看他一眼，都会觉得，也都会承认，普天之下，只有他这么一个，再也难找出第二个。

他，站在废园门口，一双让夜空朗星都黯然失色的眸子，从东到西，由外而里，从凄迷的荒草，到清冷月色下毁坏倒塌的亭、台、楼、榭，缓慢地扫视了一遍，紧闭着唇角，泛起了一丝极其轻淡的笑意，然后，他潇洒迈步，进了废园。

他刚迈进头一步，一条黑影从空而降，疾若鹰隼，当头扑下。

他够镇定，应变也快，微一闪身，黑影的扑袭落了空，但黑影身手不弱，应变也够快，一个飞旋，带着逼人的风劲，又自扑到。

他还手了，迅捷无比，疾若闪电的两个交错，免起鹤落的两番扑腾，双方只互换了两招，黑影一个滚倒在了地上。

一步跨到，抬脚就踩，突然，他象被人打了一拳，他身躯一震，脚停在了半途，脱口道：“刘伯父。”

地上躺的，是个黑衣老人，清癯、瘦削，一脸刚直之色。

他话落，收腿，急忙扶起了黑衣老人：“小侄不知道是刘伯父，该死……”

黑衣老人透着冷肃的唇边，一丝轻淡笑意一闪而逝：“你明知道是我，我有心考你，你也有心给我看看颜色，没错吧！”

他，俊逸白衣客赧然而笑，好白的一口牙，白得让人心跳，白得能让世上每一个姑娘家都着迷。

黑衣老人神色倏转冷肃，双目之中冷电暴射：“你接到我

的密函了？”

俊逸白衣客也倏敛笑容，代之而起的是一片肃穆，垂手应道：“是的！”

“你愿意？”

“我来了。”

“我的面子不算小。”

“伯父错了，我冲的不是您一个人。”

“好话，你现在还可以考虑……”

“伯父，您可是家父的过命之交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“那么您就该知道华家的家训，以及华家父子的心性为人。”

“算我多此一问，你还有别的事没有？”

“什么事也比不上这件事。”

“我没有找错人，你的武功、机智、心性，都是为我办这件事的最佳人选，只是，话说在前头，我不能不作最坏的打算，因为那权奸太厉害，防卫太严密，手下的能人高手太多，万一不幸事败……”

“伯父，我自小到大，从不知道什么叫败。”

黑衣老人脸色一沉，道：“不要太自负，他要是那么容易铲除的话，多少年了，也轮不到你的。”

俊逸白衣客默然不语，没再说话。

黑衣老人接着说道：“万一不幸事败，不许连累我，并非是我贪生怕死，我还要保住这有用之身再接再厉，我若是死了……”

黑衣老人神色倏转悲凄：“我死不足惜，只是往后那数不

清的忠臣义士，还有谁去救啊！”

俊逸白衣客双眉陡扬，目中倏现冷电：“您放心，万一不幸事败，死的只是一个江湖浪子花三郎，他没有亲人，没有朋友，甚至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。”

黑衣老人倏探右掌，抓住了俊逸白衣客的肩膀，双目紧盯着俊逸白衣客，旋即，他双目之中闪泳起泪光：“这是我生平唯一的心愿，也是那数不清的忠臣义士们的心愿，你，你去吧。”

俊逸白衣客一句话没说，单膝点地，一轩而起，转身行出废园。

黑衣老人目送俊逸白衣客步出废园不见，一双目光缓移向上，两行热泪倏然挂下：“苍天保佑……”

富丽堂皇的大厅。

灯火辉煌的大厅。

画栋、雕梁、刺眼的鲜红地毯，照耀得纤细可见，高悬在梁上的一十六盏宫灯。

上首，一张古铜色的雕龙长案，案上，一方黄绫包着的大印，一把满镶珠玉的斑斓长剑，案后，一张上铺虎皮，再裹以黄绫的大靠椅。

案前，两旁，向外延伸隔五步便是一名，一共有十六名之多的“内行厂”高手，十六名大档头，个个垂手肃立，神色冷峻，一色小黑纱帽，黑色高筒靴，大红锦袍，大红披风，映着明亮的灯光，望之惊人。

提到“内行厂”，不能不略为介绍一下“内行厂”。

明成祖起北平，刺探宫中事，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，

即位后，专倚宦官，立“东厂”于“东安门”北，令嬖昵者提督之，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，与“锦衣卫”均权势。

明宪宗时，又别设西厂刺事，所领缇骑倍于“东厂”，自京师及天下，旁干侦事，虽王府不免，冤死者难以数计，寻罢“西厂”。

明武宗即位，复置西厂，时刘瑾用事，东西厂并植私人，刘瑾又充“内行厂”自领之，虽东西厂皆在伺察中，更加酷烈，这就是“内行厂”的由来。

如今，这座大厅之内，虽然站立着一十六名“内行厂”的高手，但却鸦雀无声，静得能让人窒息。

这一十六名“内行厂”高手，从两旁一直排列到门口，门口紧挨着一座大花园，大花园内更是岗哨遍布，隔不远就是一名高手——二档头。

这种如临大敌的戒备，这种懾人的阵仗，是要干什么？

步履声响动，从大厅靠里一座巨大屏风后传了过来。

大厅里的一十六名“内行厂”高手，神色一凛，一起低下头去。

紧接着，屏风后转出二前一中四后七个人来。

走在前头的两个跟走在最后的四个，跟厅里十六名“内行厂”的高手的装束打扮一样，个个步履稳健，神色冷峻，目射精光，一看就知道也是“内行厂”内外双修的一流高手。

走在中间的那个可不一样了，锦纱帽镶金边，绣龙青袍，大红披风，人长得既白又胖，浓眉大眼，狮鼻海口，眉毛都灰了，看上去年纪是在五十以上，但是唇上，额下光溜溜的，没胡子，甚至连根胡子碴儿都没有，他半眯着眼，眉宇间透着逼人的阴鸷，这就是独获天青，极得武宗宠信，权倾当朝

的宦官，掌司礼监的刘瑾。

一行七人从屏风后转出，停也未停地直往厅门行去。

花园里的众高手也一起低下了头。

一行七人刚到厅门口，夜空里陡地传下一声朗喝：“阉贼纳命。”

一道寒光带着一道黑影破空而下，那道寒光疾卷居中的刘瑾。

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震惊人，大厅里、花园里的高手一起抬起了头，就在众皆惊愕的一刹那，刘瑾前面那两名高手暴喝声中出了手，他们没带兵刃，只有以四道凌厉的掌头截击那道寒光。

寒光疾闪，沉哼，血光，叱喝，那两名高手飞出丈余外，落地就没有再动。

这变化不过一刹那间，一刹那间寒光就一下毙了两名内行厂高手，寒光在毙了两名高手后，旋即又卷向居中的刘瑾。

内行厂的两名高手是牺牲了，但是这两名高手的牺牲并不是毫无代价的，他们空手硬截那道寒光，虽然牺牲了自己的性命，但却拦得那道寒光的速度略略顿了一顿。

内行厂的高手就是高手，只这么一刹那间的一顿，佩剑的高手已纷纷长剑出鞘，闪电扑到，几道银蛇似的剑光，从四面八方截向疾卷刘瑾的那道寒光。

只听铮、铮几声金铁交鸣脆响，几道银蛇似的剑光，一碰寒光之后纷纷荡开，但是接二连三的剑光又从四面八方卷到，使得那道寒光已无暇卷向刘瑾。

刘瑾在几名贴身高手护拥下，很快地退进了厅里。

而那道寒光已陷入了数不清的剑光包围中。

突然，一名内行厂的高手扬了一下手，只见寒光倏地一顿，然后变成一道长虹，拖着光片破空电射不见。

厅里的刘瑾因惊怒而身躯颤抖不已，他暴喝出声：“追，给我遍搜九城，当场格杀，碎尸万段。”

恭应声中，内行厂的高手纷纷腾空掠起，飞射不见。

刘瑾既惊又气，脸都白了，身躯还在发抖，抖得衣衫扑簌簌作响。

辘辘轮声，得得蹄声，划破了宁静的夜色。

一辆单套高篷黑马车冲破了朦胧的夜色，在石板路上驰了过来。

这辆马车不象一般的马车，称不上华丽，但是异常精致，无论车篷的雕花跟上漆，都是一流的上等手艺，就连那匹套车牲口，也是异常神骏健壮的好马。

高坐车辕的车把式，是个须发俱霜的老头儿，连两道眉毛都白了，一张老脸更是皱纹遍布，鸡皮也似的。

这么大把年纪，早该子孙满堂，在家享老福了，到如今还得给人赶车，看来这辈子他是永远也熬不出头了。

人家赶车，都是两眼睁得老大看着路，而这位老车把式赶车，却是闭着眼在车辕上打盹。

难怪，岁月不饶人，毕竟年纪太大了，幸亏套车牲口似乎是匹识途老马，要不然不知道会把这辆车赶到哪儿去。

突然，套车牲口一声低嘶停下了，前蹄敲打着石板，再也不往前走了。

车辕上的老把式睁开了眼，往前只看一眼，倏地一双老眼睁开得老大，两道比电还亮的寒芒一闪而逝，只听他道：“姑

娘，前头路上躺着个人。”

一声轻“呃”，车篷掀开了一角，掀车篷的手，是只欺雪赛霜，晶莹如玉的柔荑，手指根根修长，水葱也似的。

接着，从车篷里探出了一颗乌云螭首，云髻高挽，那张娇靥，黛眉凤目，画儿似的，清丽若仙，美得不带人间一丝烟火气。

那双黑白分明的眸子，往前看了一下，约莫两三丈外，静静的卧伏着一团白影，只要目力不太差，任何人都能看出，那确是一个人，但却无法看出那是个怎么样的人。

她，香唇轻启说了话：“小青，陪老爹看看出。”

车篷一掀，从车里跳下个青衣少女，明眸皓齿，一脸的聪慧机灵色，她跳下车便说：“老爹也真是，八成儿是个饿昏的要饭的，有什么好看的。”

老车把式从车辕上颤颤巍巍的站了起来：“小丫头，人哪能见死不救，就算是个饿昏了的要饭的，也该过去看看，能救就伸把手啊，多积点儿德，将来可以找个好婆家，懂么！”

青衣少女纷颊一红，“啐”地一声道：“老爹老是这样没正经。”

她拧身先往前去了。

老车把式从车辕上站起来的时候，是颤颤巍巍，老态龙钟，可是跳下车辕那一跃，却是轻捷利落异常，就连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恐怕也比不上。

老车把式三脚并成两步赶了过去。

青衣少女先到了那个人近前，脚一伸，就打算把地上那个人翻过来。

“咳！”老车把式到了，伸手一拦，瞪了青衣少女一眼：“大

姑娘家怎么这么不懂事，往后站。”

青衣少女小嘴儿一撇：“他又不是宝。”退向后去。

她可没懂老车把式的意思，一个大姑娘家，哪能随便伸脚去碰一个男人。

老车把式蹲了下去，先点了那人的脉一下：“还活着！”

他小心翼翼地把那人翻转过来，只一眼，他一怔：“好俊的后生。”

姑娘家爱听这一句，她忙凝目，刹时，她也看直了眼。

的确，好俊个后生，二十来岁年纪，一张脸冠玉也似的，斜飞长眉下，一双凤目紧闭，悬胆般鼻子下，那张嘴也闭得紧紧的，而且嘴唇的颜色有点泛乌。

看打扮，看相貌，这后生不象个该饿昏的人，当然更不象个要饭的叫化子。

只要是行家，一眼就能从那泛乌的嘴唇看出，这后生是……

老车把式脸色有点凝重，飞快查视后生周身，他发现了，俊后生的左臂近肩处，雪白的衣衫上有一个小黑点，芝麻大般小黑点，不留心看不见，就是看见了，也不会有几个人知道是怎么回事。

可是老车把式“嘶”地一声，扯破了俊后生的左臂衣衫，俊后生左臂近肩处，皮肉上一块乌黑，有制钱那么大一块乌黑，还微微泛着青意。

老车把式脸色一变，霍地转脸：“禀报姑娘，‘阴山’‘百毒谷’的玩艺儿。”

青衣少女脸色也一变，转身而去。

老车把式运指如飞，连点俊后生前心五处重穴。

微风一阵，青衣少女到了近前：“老爹，姑娘让把他带回去。”

老车把式没说话，伸双手托起了俊后生，腾身一掠到了车前，很快地把俊后生送进了车里。

青衣少女跟着也登上了车。

随听车里传出适才那位清丽人儿的无限甜美话声：“老爹，快，迟了恐怕救不了他了。”

老车把式答应声中跃上车辕，挥鞭抖缰，就要赶动马车。

两条人影，疾若鹰隼，从空而降，落在车前挡住去路，是两名手提长剑的内行厂高手。

老车把式急忙收住缰绳，道：“你们这是……”

左边一名内行厂高手冰冷道：“下来。”

右边一名紧接着道：“车里有人就都下来。”

老车把式道：“你们这是干什么。”

“少罗嗦，叫你们都下来就都下来。”

“这是谁呀，说话这么和气法？”

车篷掀起一角，青衣少女探出了头，微一怔：“哟，原来是内行厂的呀，这是南宫玉南宫姑娘的车，你们有什么事么？”

两名内行厂的高手一怔：“这是南宫姑娘的车？”

清丽人儿探出了螭首：“南宫玉在这儿，两位有什么见教？”

两名内行厂高手立即改容欠身：“我等不知道这是南宫姑娘的座车，冒犯之处还请姑娘多多原谅。”

姑娘南宫玉淡然一笑道：“好说，你们太客气了，叫我怎么敢当。”

左边一名忙道：“南宫姑娘，那是您怪罪了。”

右边一名道：“怪我们俩有眼无珠，姑娘您大度宽容，千万

别跟总座提起。”

“那怎么会呢，你们这是公事，是不是？”

左边一名道：“不敢瞒南宫姑娘您，片刻之前有名刺客闯进内行厂谋刺九千岁，结果负伤跑了，九千岁下令遍搜九城，只一发现刺客，当场格杀，所以……”

“呃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儿，有人谋刺九千岁，好大的胆子，这还得了，这件事非同小可，你们还是公事公办，查查我的车吧。”

左边一名忙道：“不，不，不，这我们怎么敢。”

右边一名道：“是啊，您的车还用查，我们又怎么敢，要让总座知道，非剥我们的皮不可，您请吧，您请。”

姑娘南宫玉目光一凝，道：“这可是你们不查，并不是我不让你们查啊。”

“是，是，是，您请，您请。”

“好吧，那就多谢两位放行了，老爹。”

车辕上老车把式刚要挥鞭。

左边一名内行厂高手招手道：“请等等。”

南宫玉道：“怎么，两位改变心意要查车了？”

“不，不，不，南宫姑娘，您千万别误会，我们俩天胆也不敢查您的车，只是，只是——”

赔上一脸心惊胆战的笑：“总座那儿您千万——”

南宫玉倏然一笑道：“你们尽可以把宽心放定，南宫玉不是爱打小报告的人，老爹！”

老车把式抖缰挥鞭赶动了马车。

那两位内行厂高手一起躬下了身：“多谢南宫姑娘，恭送南宫姑娘！”

马车拐弯走了，他两个抬起了头，天爷！脑门儿上都见了汗，左边一名道：“怎么碰上了这位姑奶奶。”

右边一名道：“人家没有怪罪，还答应不告诉总座，已经是咱们前辈子烧了高香了，走吧，别处去吧。”

两个人一闪身，就没入夜色里不见了。

马车停在了一座大宅院门口，朱门、白玉阶，一看就知道，要不是有钱、就是有势的大户人家。

马车只是在门口停顿了一下，大门旁边有两扇侧门开了，两扇侧门的宽窄，足容一辆马车进出还有富裕。

马车就驰进了侧门，开门的，是个美艳的红衣少女，她又把两扇侧门关了起来。

南宫玉跳下车往后行去：“老爹，把他带到我屋里去。”

老车把式微一怔，似乎要说话，可是南宫玉已经走了，老车把式只好登上了车。

青衣少女跟红衣少女说起了悄悄话，想必是在介绍车里那个俊后生，以及碰见内行厂高手的事。

红衣少女听毕就皱了眉：“有这种事，那么姑娘是把这人当成了谋刺刘瑾的刺客了么？”

青衣少女道：“姑娘是这么想，要不然怎么会这么巧？究竟是不是，要等他醒过来后才能知道。”

老车把式抱着俊后生跳下了马车，道：“行了，别这儿扯了，快跟我去见姑娘去吧。”

老车把式前头走了，青衣少女和红衣少女忙跟了过去。

老车把式抱着俊后生在前，青衣少女跟红衣少女紧随在